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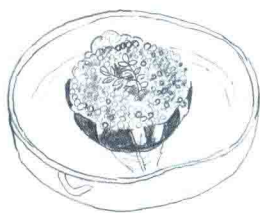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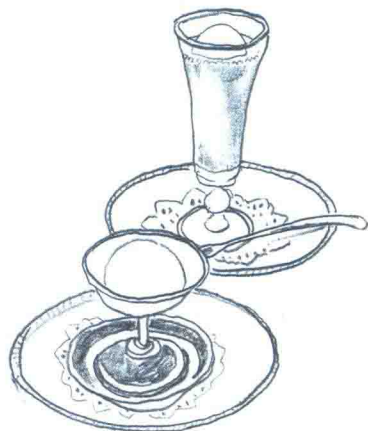


嵐山光三郎

BUNJIN
BOSHOKU

文人 好吃记

あらしやま
こうぎぶろう



我短暂的人生， 在读了很长时间的 菜单中度过

文人感官中的百味真髓，有温度的味蕾笔记
文人才是真正挑嘴的美食家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嵐山光三郎

著 张乐乐

译

文人 好吃记

BUNJIN
BOSHOKU

岚山光三郎

张乐乐

—— 著 ——
—— 译 ——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好吃记 / (日) 岚山光三郎著 ; 张乐乐译 .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18.7

(文人之舌)

ISBN 978-7-5142-2348-4

I . ①文… II . ①岚… ②张… III . ①饮食—文化—日本
IV . ① TS971.20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227 号

BUNJIN BOSHOKU by Kozaburo ARASHIYAMA

Copyright © 2005 ARASHIYAMA Ko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5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3745

文人好吃记

著 者: [日] 岚山光三郎

译 者: 张乐乐

出 版 人: 武 赫

责任编辑: 周 晏

责任印制: 邓辉明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a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 S B N : 978-7-5142-2348-4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小泉八云

倾听一碗白鱼的哭泣 —— 003

坪内逍遥

牛肉火锅带来不良风尚 —— 015

二叶亭四迷

滴酒不沾的豪爽男子 —— 027

伊藤左千夫

挤牛奶的茶人 —— 039

南方熊楠

深山怪人吃什么？ —— 051

斋藤绿雨

一支笔、两根筷子 —— 063

德富芦花

一碗红豆饭 —— 075

国木田独步

牛肉？还是马铃薯？ —— 087

幸德秋水

牢狱中吃刺身 —— 099

田山花袋

乌冬面和棉被 —— 111

高滨虚子

嘴里吃着关东煮，心中想着俳句 —— 123

柳田国男

讨厌美味 —— 135

铃木三重吉

因喝酒荒废《红鸟》杂志 —— 147

文人

目录
CONTENTS

好吃

记

尾崎放哉

咳嗽的味道 —— 159

武者小路实笃

贵族托尔斯泰 —— 173

若山牧水

酒仙歌人的真正模样 —— 185

平冢雷鸟

原本、女人是偏食的 —— 199

折口信夫

想成为天妇罗店老板的诗人 —— 211

荒畑寒村

监狱料理 —— 223

里见弴

脑袋里的舌头 —— 235

室生犀星

复仇的餐桌 —— 247

久保田万太郎

苦涩的汤豆腐 —— 259

宇野浩二

他为什么吞食玫瑰 —— 271

佐藤春夫

秋刀鱼的味道是苦，还是咸？ —— 283

狮子文六

到死还想着吃 —— 297

金子光晴

愉快色老头的末路 —— 309

宇野千代

沉溺于男色 —— 319

横光利一

抱着空便当盒的孤寂身影 —— 331

吉田一穗

饮月狂徒 —— 343

壶井荣

矮脚饭桌上的文学 —— 353

稻垣足穗

酒乱·酒魔·毒舌·极贫 —— 365

草野心平

居酒屋诗人 —— 377

平林泰子

女贼的人参 —— 389

武田泰淳

大爱炸猪排的一家 —— 403

织田作之助

饥饿恐怖症文学 —— 415

向田邦子

咖喱饭的秘密 —— 427

寺山修司

加糖的咖喱饭 —— 439

后记 —— 450

文库版后记——关于《恶食日本史》 —— 453

参考文献 —— 455

人间大胃王 —— 470

文人

目录
CONTENTS

好吃

记

我短暂的人生，
在读了很长时间的菜单中度过

小泉八云

(1850—1904)

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
(Lafcadio Hearn) ·
1850年生于希腊。1890
年赴日，与松江中学的英
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归
化日本国籍后取名小泉八
云。小泉八云生前致力于
研究日本文化，著有许多
相关论文，主要作品集有
《怪谈》等。



小 泉

八

云

倾听一碗

白鱼的哭泣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即后来的小泉八云。明治二十三年（1890）赴日时正值四十岁。同年十二月，和日本松江女子小泉节子结婚。小泉八云一生深爱日本传统文化，然而，身处日益现代化的日本，终令其梦想破灭。小泉八云在日本生活了十四年，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

关于八云的饮食生活，夫人小泉节子、长子小泉一雄分别在《回忆录》《回忆我的父亲八云》中有过详细记载。夫人节子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不会特别喜欢或讨厌某样食物，日本料理中的腌菜、刺身也都可以接受。他吃饭时，会先吃点小菜，最后吃一碗米饭。他喜欢吃西餐中的大块牛排。”其实，小泉八云更喜欢吃奈良腌菜。

明治二十九年（1896），小泉八云被聘为东京大学的讲师，一家人搬到东京牛込地区。他平时会去新桥壶屋西餐厅吃伊势鲜虾天妇罗；京桥锅町风月堂也是他常去的西餐厅之一；另外，他还会经常光顾上野精养轩。长子一雄回忆道：“当时的上野古木繁茂，街道干净整洁，精养轩位于一抹清净处。”

“精养轩用餐环境雅静，店内只有男服务员，没有一名浓妆艳抹、讨好卖笑的女服务员。飘在餐厅上空的，只有大佛附近钟楼里的

钟声、乌鸦叫声、刀叉等餐具轻微碰撞声，和我们一行人的说话声，其余声音一概没有。”

据说，当时八云似笑而非地解释道：“这里是德川家族的灵地，他们将日本从三百年来西方国家的侵略中拯救了出来。”小泉八云生于希腊莱夫卡斯岛，父亲是爱尔兰军人，母亲是希腊人。父母结婚不久后离异，小泉八云的少年时代非常悲惨，因此他非常排斥西方宗教的极端化。十六岁时，小泉八云参加格斗比赛，不慎导致左眼失明，右眼严重近视。从此之后，放大镜不离身。这次留下的后遗症，导致他的眼球异常肿胀。

来到东京后，每到暑假，八云便带着长子一雄前往烧津，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他们住的旅馆里，常有老鼠出没。八云拿面包屑喂老鼠，老鼠慢慢变得不再怕人，甚至会贴上小泉的膝盖要食吃。八云看着长子一雄和咯吱咯吱吃东西的小老鼠，突然哀怜地感叹：“原来它们和爸爸一样都是盲人啊！”八云在小老鼠身上看到了自己，在小鸟、昆虫等小动物身上倾注了感情，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学者。

在烧津，八云每天吃晚饭时，会就着几样日式传统下酒菜小酌几杯日本清酒。而在自己家吃晚饭时，他会喝点威士忌。早饭什么都吃，味噌汤、生鸡蛋、用糖和酱油调制的煮豆、奈良腌菜统统来者不拒。在家中接待客人时，八云宛如女士般温柔，近视的右眼泛着微笑。

八云曾在新宿街头和三个醉汉有过冲突。当时，一个小混混拿着关东煮魔芋丝，咕噜咕噜地不停转动手里的竹签，瞟了一眼八云的长相后，开始嘲笑他。八云猛地扑上去，一瞬间将对方打倒在地。三个醉汉回过神后，气势汹汹地对他喊道：“喂，老外！有种别走！”此时的八云，双拳紧握，摆出迎接战斗的架势。一雄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我当时怕得不得了。我从没有见过父亲这么可怕的样子”

子。或许，这才是父亲真实的样子吧。”

打架事件令八云的形象更加逼真几分，却也反映出他的凄凉：他曾经从英国一路辗转美国新奥尔良，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通常，表面看起来温柔的男性，内心都隐藏着不屈的斗志。八云的灵魂深处，流淌着美式战斗精神，坚信“强势的男性才会掌控一切”。

在新奥尔良时，小泉八云做过新闻记者，他擅长挖掘、报道社会新闻大事件而崭露头角。同时，他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克里奥尔餐厅。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对岸，这里盛产蚰蛄、鲇鱼、小龙虾、乌龟、牡蛎等，大米直接由南部地区供给。当地的特色料理当属由大米烹制的什锦饭。八云经营的餐厅取名为“萧条屋”，是“南部地区最便宜的餐厅”，而且“任何菜品售价均为市价一半”。可是开店二十二天后，合伙人将店内资金席卷一空跑路了，最后餐厅只能关门。八云以经营餐厅的失败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克里奥尔料理故事集》。其中，在一篇名为《为什么活螃蟹要直接生煮》的随笔中，八云这样解释道：“如果不用热水煮，如何杀死螃蟹呢？螃蟹没有脑袋，所以不能剁掉头烹饪。”克里奥尔料理多使用大米和豆类，因此，八云对日本料理可以很快适应。

1884年，新奥尔良举办世界博览会，八云作为记者来到日本展馆取材报道，进而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此看来，人一旦内心深处真正爱上某个地方，就会付诸行动，去到那个地方过活。

萩原朔太郎记述了小泉八云的日常生活。

“赫恩的生活已经完全日式化。他经常穿和服，夏天喜欢穿浴衣。他会盘腿端坐在榻榻米上，吸烟时将烟丝塞入日式烟管。日常饭菜基本是大米搭配味噌汤、腌菜和炖鱼；晚饭时会小酌两三杯日本酒。（仅早饭吃煎牛排、喝威士忌。）赫恩虽然经常换住处，但他更喜欢日式房屋，讨厌西方的家具和摆设。到日本朋友家中做客时，倘若对方的客厅偏西式，他也会很不开心。但当时，日本整个社会都在模

仿文明开化的欧美国家，所以，讨厌西方一切东西的赫恩受到了大众的排挤。他曾不满地说：‘日本拥有卓越的文明，却一个劲儿地盲目模仿野蛮人的行径。’在他的口中，‘野蛮人’等同于‘西方人’。”（选自《小泉八云的家庭生活》）

大多数西方人很难适应日本的饮食。生鱼片、汤豆腐、味噌汤等日本料理在西方人眼中是奇异的饭菜，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才能吃下去。八云是不太能接受小豆乱炖和煮萝卜的味道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日本料理。

昭和十五年（1940），《岛根报》刊登了一则有趣的故事。这篇故事是桑原羊次郎从松江富田屋日式旅馆的女老板富田恒（当时八十三岁）那里听来的：八云来到松江后，一般会和横滨来的翻译真锅晃一起住在富田屋日式旅馆。虽然八云是西方人，但是身材矮小，只有五尺二，大概一米六。一头灰黑色的头发，鼻子下面胡须茂密。他经常穿着旅馆免费提供的夏日和服，嘴里吸着雪茄，一派怡然自得的神情。中学的西田老师和中山老师前来旅馆拜访时，八云向他们请教：“日本人待客时有主客座次之分，作为主人的我，应该坐在哪里呢？”西田老师回答说：“主人应该坐在距离门口近的地方。”当时八云还不太会用筷子，像三四岁的孩子一样横着拿，样子非常逗趣。吃饭时，他一手抓着筷子，一手把盛汤的饭碗端出餐盘，将拿出来的菜肴依次吃完，餐盘里所剩无几。八云因为近视严重，看不清饭桌上其他人是怎么吃的。当意识到自己自顾自吃饭后，也会和大家一起大笑。

八云每天早上吃八九个生鸡蛋，喝点牛奶。午饭和晚饭是刺身、炖菜、醋拌凉菜和烧鱼。八云吃烤鱼时，也是横着筷子夹着吃，会要求服务员提前为他剔除鱼刺。旅馆的服务员大抵会觉得八云是一位很奇怪的外国人吧。吃个饭都这么麻烦。松江旅馆的服务颇为周到。八云把小菜吃得精光，最后把寿司卷当作主食吃。八云不喜欢喝茶，只

喝水，朋友们觉得，从这一点来看，他是比日本人野蛮一些的。有一次旅馆烹制了一盘芋头粉丝，八云说：“这道菜在我们国家的人看来，就像虫子一样。”最后一口都没有吃。午饭和晚饭时，八云通常会喝一杯日本清酒，不喝洋酒和咖啡。八云喜欢抽烟，雪茄和烟丝换着吸。八云吸烟丝时用日本烟管，前后大约吸掉数十根。

八云还教会了旅馆的人怎么煎鸡蛋。八云有时想吃肉，但旅馆老板讨厌吃牛肉，八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从来没有点过牛肉之类的料理。

当时，旅馆的床上用品并不是很全，八云便把被子叠高当枕头用。夏天房间内挂着蚊帐，八云说：“站在蚊帐里边，或从蚊帐里钻出来，感觉很奇怪。”

旅馆老板回忆道：“八云先生上厕所时非常好笑。他解手时嘴里叼着雪茄，这倒还好，但是，上厕所时戴帽子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

八云告诉朋友们，他想娶一位武士家族的女儿为妻。因此，富田恒便介绍了小泉节子给他认识。

当时在日本的很多外国人都和日本女人组成临时夫妻，同居住到一起。八云的哥哥在日本长崎居住时，就曾和日本女人住在一起。八云以此为题材写了《菊》。同题材的小说还有约翰·卢瑟·朗的《蝴蝶夫人》。八云在新奥尔良时和一位黑人女性结婚，不久后两人离婚。之后，他在西印度岛和黑皮肤的姑娘关系亲密，并以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法属西印度的二年间》，在亚洲读者中广获好评。八云来到日本松江担任英语教师，想要追求一位日本姑娘作为伴侣，也想过以此经历来写书。但他和小泉节子同居后，在家里听命于节子，不能随便外出，这让他失去了写作的灵感。

富田恒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八云和节子同居的第二天，我到他们家中拜访。见面后，先生向我抱怨说：‘节子手脚粗糙不秀气，根本就不是武士家族的女儿。

依我看，节子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子，手脚粗壮。恒老板，节子骗了你。’看来先生对这段婚姻不太满意啊。我也觉得很尴尬，过意不去。我跟先生解释了很多，但他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可以保证，节子就是武士士族的姑娘。最后，他们结婚了，我也算是促成了一桩婚事。”

八云先生很喜欢正月里的稻草绳结挂饰，一直挂到一月末才摘下来。

节子身边的高木百刀自先生（六十七岁）曾说起过八云：

“八云先生不穿鞋，不穿木屐，穿着袜子潇洒地走在沙子和乱石上。根岸府邸的前庭堪称荒岛，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豆粒般大小的沙子；后庭现在才用土填平，以前铺着一层一寸厚的黑色砂石。先生为了不让脏袜子弄脏椅子，会把座椅搬到庭院外边去。”

“八云先生的早饭通常是两瓶牛奶和五颗鸡蛋。他特别喜欢鸡蛋，也喜欢吃用鸡蛋做的日本料理。晚饭一定要有牛排，牛排由松江市材木町‘鱼才’西餐厅送来。除了牛排，还有五六道点心、小菜，还有朝日啤酒。点心是松江市特有的黄金牡丹饼，口感柔软。”

“八云先生什么鱼都爱吃，炖鱼、烤鱼都吃得津津有味。但如果是鲜鱼刺身，就吃得很少。”

八云先生应该不喜欢吃刺身吧。在八云身上，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

“餐厅把白虾虎鱼做成羹汤端上餐桌。先生打开碗盖，静静地侧耳倾听，然后对节子说‘这条鱼在哭泣’。节子解释说这不是鱼在哭泣，而是因为餐厅的餐盘是用漆器特制的，餐盘吸收了羹汤的余热，会发出细微的响声。八云先生听后恍然大悟，在座的一桌人笑作一团。”

八云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对声音却格外敏感。对此，日式旅馆的富田恒老板这样回忆说：“旅馆前面的大街上，经常有金鱼摊、鲜花店、鲜鱼摊的叫卖声，八云先生每次都能听到。”

明治二十九年（1896，四十六岁），八云取得日本国籍，改名为小泉八云。此时八云的日语水平大约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日常交流问题不大。他一边听节子讲述日本传统故事，一边创作了《怪谈》系列文集。节子对此回忆道：

“《怪谈》的第一篇是《无耳芳一》，也是赫恩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无耳芳一》的故事原本很短，当时他费劲苦心，绞尽脑汁地进行二次创作。仔细斟酌武士叫喊着开门时应该说的话，对措辞和语气反复拿捏。有次太阳都落山了，房间里还是漆黑一片，拉门也敞开着。我从隔壁房间看到赫恩在自言自语，一边低声叫着‘芳一、芳一’，一边应声道：‘是的，我是赫恩，我的眼睛看不见，你在哪里呢？’之后房间恢复一片寂静。赫恩在创作《无耳芳一》时经常会整个人沉浸其中。每当他陷入故事情节的构思中，我都会出去买博多人偶——弹琵琶的盲人师，回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放在桌子上。赫恩看到后会把人偶唤作芳一，仿佛和等候多时的人相遇一般兴高采烈。当夜晚来临，书斋的竹林中，风吹细竹沙沙作响，他也会联想到，是不是平家要灭亡呢？听到风的声音，他也会下意识地想起下关市坛浦地区的海浪声。”（选自《回忆录》）

当八云执迷于创作之中难以自拔时，三个孩子会朝着二楼大叫：“爸爸，快下来！”可八云纹丝不动。深陷创作中的八云，有时会含混着说一句：“我已经吃过饭了。”节子便生气地喊道：“麻烦你稍微从梦中清醒一下好吗？家里的小孩子都哭了。”不写作时，如果听到孩子哭泣，八云就会撕几片面包哄他，喂给他吃。如果他在写作，就会大喊一声：“不！”或者径自吃饭，或者拂袖而去。

烤牛肉是节子的拿手绝活儿，就连驻日本海军将领麦克唐纳也佩服不已。当时的牛肉、威士忌都是奢侈食品，八云一家经常去上野精养轩用餐，花费肯定不在少数。

幸运的是，八云在日期间，出版了《来自东方》。东大校长外山

正一拜读他的这部作品后，聘用他为东大英国文学讲师。八云每周教授十二小时，每月可以领到四百日元的薪水，这比一般人的工资要高许多。八云讲课通俗易懂，深受学生喜欢，但却被其他外教排挤。外教们说，八云不是基督教徒，而且也没有正规学历，只是一名新闻记者转型做教师，举手投足活像个暴发户一样。

明治三十三年（1900），外山正一校长去世。失去了强大的靠山，八云的处境岌岌可危。当时，他的月薪是四百五十日元，相当于三名日本教师加起来的薪水。

学校里召开教授会，会上，大家经讨论决定，八云每周授课缩减到8小时，剩余的工作量分配给其他日本老师。或许是以前开餐馆的缘故，也可能是身在异乡，八云对钱看得很重。长子一雄回忆道：“当我听到父亲大叫‘钱啊钱啊’，还没长大的我，觉得父亲为钱所困，真是可怜。”

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云离开东大，接任他工作的，是刚从伦敦回国的夏目漱石。除了夏目漱石，还有风趣幽默的上田敏和亚瑟·罗德。夏目漱石在留学期间吃不惯英国菜，发牢骚抱怨说：“伦敦有五百万人，我就是五百万油粒中的一滴水。”

八云离开东大后，很是伤心。随后，他开始着手创作怪谈《无耳芳一》。八云对街上的动静很敏感，但是对秘密召开的教授会却无从听闻。对于教授会，他犹如《无耳芳一》中的芳一，削掉了自己的耳朵，对此充耳不闻。那段时期的八云，每天听着知了的鸣叫声，晚饭吃面包和牛奶。橱柜里有威士忌，有时八云会喝一点。一次，八云带一雄路过火葬场，他指着眼前高耸的烟囱低声叹道：“将来的某天，我也会化作青烟四散消弭。”

节子说，八云喜欢的东西是“西方、夕阳、夏天、大海、游泳、芭蕉、杉树、寂寞的墓地、虫子、怪谈、浦岛、蓬莱等”。其实，八云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是拥有一片净土。